配當第十

周禮曰。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又曰。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又曰。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甘。久矣配當之興也。然於臟腑則未之聞也。故曰。而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臟之動。量其時。未分臟腑與五臟之用。見管焉。而未有臟腑相配之事。五穴相配者。素靈其祖乎。噫。未知條理。從見數之。何數不可言焉。天下非無聰明。爲五行猶手胸臆

無經脈理者。愚大醫家之說臟腑專歸重於五臟腑以為之配。餘則以其屬絡列。於原於五臟。播諸於六經。夫臟腑之在物。烏獸艸木自異。而其理則一也。臟固在內。養外而腑亦自外保內。莫有先後輕重。觀移來內外相養以成生殖而可見也。果如舊說。則五臟先生。支體後生。支體剩盡。五臟後死。今粗舉其配言之。其說曰。肝者。木也。其色青。其臭膻。其味酸。其聲嘶。其液泣。其腑膽。其神魂。其竅目。其體筋。心者。火也。其色赤。其臭焦。其味苦。其聲言。其液汗。其腑小腸。其神神。其竅舌。其體血。脾者。土也。其色黃。其臭香。其味甘。其聲歌。其液涎。其腑胃。其神意。其竅唇。其體肉。肺者。金也。其色白。其臭腥。其味辛。其聲笑。其液涕。其腑大腸。其神魄。其竅鼻。其體皮。腎者。水也。其色黑。其臭腐。其味鹹。其聲呻。其液唾。其腑膀胱。其神精志。其竅耳。其體骨。是定說也。旋其異者則管子水地篇曰。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臟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脣。腎生脛。肝生筋。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口。腎發為耳。肝發為目。

肺發爲竅。竅揔全體與言論曰。心開竅於耳。脾開竅於口。腎開竅於鼻。雅南子曰。精主目。腎主鼻。浮屠氏說曰。土爲身。水爲目。火爲眼。風爲耳。又如心臟說之。則爲五藏在身之中。而今不取。夫藏者。繫氣管。脉者。氏質管。故自咽至脣。皆脉也。親膚其色白矣。自肺達腎。皆藏也。親血其色赤矣。條理之分也。臟固脉之對也。心肺肝腎居皮內。咽胃腸腑。包肉外。醫家則二十担配焉。噫。藏者。內肉也。依血而成。內膚色赤。是其質之貪也。脉者。外肉也。以膚而成。內虛色白。是其質之易也。食質者。必易氣。氣者。必食氣。醫家徒以藏爲貪。以脉爲易。未達乎所食易之道。蓋藏實爲氣食。脉虛爲質易。是以心肝藏氣而上居其用恒外。腸胃容質而下居其用恒降。於是藏易而脉食也。外藏外脉亦其理一也。內藏內脉。氣質兩管也。氣環之道爲嚏嗽。出入周竅。上轉者。圓道也。而依氣管之直體。質走一道。爲出納。出入異竅。下行者。直道也。而依質管之屈體。是故氣管雖搖。脉嚏嗽之道。不下於膈。質管雖開。手上便溺之質。不上于胃。是藏脉之分也。

故舉其數則心肺肝腎脾之四臟。咽胃腸膽之四腑。約之則氣質兩條而已。古人言臟腑。功體爲腑。而同之於腸胃。蓋腑者。容物之稿。由體亦盛精而設者也。雖然。臟腑分皮肉。其象變別。體豈得獨遺條理。繫臟系哉。況他腑能糾能出。體何獨無出糾乎。體者。盛精以營養一身。乃脈之根也。若自中有水珠。惟竅觀內景者。而知其與臟腑不類。已非臟。又非腑。何以配爲。難者曰。鳥魚肌則無氣。魚有體何爲無腑。曰腑則無焉。任則有焉。若夫獸之無腑。忠後胞著之狼而已。又奚疑焉。蓋腸有清濁。不稱之清濁。而曰大小。命名欠瑩。今以條理。清曰胴。濁曰腸。清下有胴門。濁下有肛門。共爲出糾之關鍵。其色通大小腸而白。膀胱亦同色。左回右回。無其驗。我木親猪腹。解屢編曰。肺之六葉兩耳。二寸四孔。及肝之七葉。猪腹粗似。然則彼闊以常屠猪狗以猪說人。脾上肝者。猪狗亦不能合。鹵莽已甚。唯釋名曰。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穀也者正矣。心運神。而腎持本。是故兩面相對。則心肺肝腎。咽胃胴腸分表。則肺肝者。營衛之與心腎者。神本

之食。實以陳已者。胃者。水穀之室。胞腸者。便溺之
舍。殺以五色者。故大腸配肺。肺上下之位亂。小腸配心。
心屬脾之色赤。且膈膜之下。胃雖在中。而質左畜右通。
是故肝。在中當胃。Q而改中。覆胃之右邊。脾離擁胃
左後以能接氣營身。其功不可專屬之於脾。又且有
言脾胃如磨如臼。上下相摩能化矣。惟口以受嚼物。
胃以氣化物。氣質之分也。今欲以口之嚼物喻營養
之道。猶旅觀飲與粥。而曰胃猶磨矣。不知氣質之分
也。況於脾胃非相連者乎。胃之盛水穀而下。漸於腸中
化。腸已屈曲而下。又上就脊。下爲肛。胃左之前。圓而
開口於上。此故胃混水穀。而腸胃分便溺則腸胃雖
二。而小物之分也。與脫肛之二而無者偶。故觀彼鳥
之飲而不齧。無磨而步脫。則胃者。腸偶。與脊不相與。
心在膜上。位中而身。腎在膜下。在端而偶。猶耳目手
脚。雖有而左右無異矣。雖經分之。左爲腎右爲命門。
乃於命門。曰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男子之精已
藏命門。女子之精腑藏何處。女子之有門猶男子之
有器。門向內而虛。器向外而實。兩地相合。而精相應。

解獸視腹胞脬腫擁如一物兩兩囊共無用則繩[illegible]
有用則張太經絡承住兩腎下入股間者高提小腹
若人獨繫胞絡命門豈無偏墜之患哉不稽其矣舊
籍雖主張五行亦能講主故言絡則寸關尺寸關尺
分之三候曰浮中沈是屬手大拿肺經其說曰人一
嘘絡行三寸一吸絡行三寸一息之間絡行六寸人
之經絡十六丈二尺息數書夜一萬三千五百息息
絡相得絡行五十丈漏下百刻而行易二十九度行
全二十五度又會於手大拿是不知經絡者之言也

起絡者收地液於胃輸營於一身經者資天氣於
肺致活運於一身已不知經絡之分又不知本末之
理唯為周旋流注滾滾滔滔往復無着尾以為轉環
若果然何用手旦而會何用其復為息數絡行果如
其說乎若使息數差分則亦偶不失其平矣日月有
盈縮盈不得縮則不復乎縮不得盈則不復乎盈縮
相得紀必常度既已有定度焉得有不適于定度之
數逮乎定度之遲乎既以過期或以不逮于期焉得
不愆乎旦之期既已愆期奚以得其平焉又使愆期

者無病非妄而何若使其言不妄則病數過度者當得不及手度之遲而後病始愈病遲失度者當得過手度之數而後病始愈世豈有此事哉況人之嚏嘘卧則長寢起則短從前起卧無常乎蓋古之著書者未知脈是何狀經脈混淆至其道所流注譬如乱尤絲而不紊度裏多少之蒙茸使小兒執筆書赤白黑隨意畫縱橫環回之文因此設種種之目說絲爲之造化若一剪外皮則表面之朱黑環回兒戲矛擔也經脈之義雖前編論之請又言終鋒義大心之爲物

占地於膈上肋裏肺尚前俞擁之猶美蓉千開抱蓮房有膜包之而薄膜間中左右相隔心中二坎左坎微畜紅血右坎溢紫液左者占中右者居邊左坎以經塞其外出之路右坎以脈塞其外出之路心頭有兩耳加爲經脈之益者右耳上御左耳下覆蓋驗屍之道觀藏非難肉理是難肉理非難通經脈爲至難枝而捷孫仍雲如海蘭經石脈以寄液猶可見焉經以盜氣曖昧難辨只用管一衝顯寬活意心頭經脈相聲之處最緊亂試截脈之上頭內管吹心左蓋脈

起。氣入心坎。心市勞宮。勞宮下脈入肝。自肝岐維腸胃之脈。皆爲素謂。其次上頭。勞宮遂本幹。枝極盡應。又截經之上頭。次心右蓋勞宮起。其與脈相伴相分者皆受其鼓動。活意見於脈絡。次其上頭。經之次脊與脈相伴之間。一肋十經脈之脊之會之是。歷歷可見焉。是以脈始于肝。刺地之十支走腸胃。本系維心肺。二支上面。二支入手。本系下脊。二支入會。本系之末。兩分入面。是注體之會分。見肉而伏。見骨而見。經者。循脊起。心者。即道系以爲本幹。脈者。出心循脊者。即給系以爲本幹。天地合精。順逆相會。如綢素。如解條。子條蔓。相會者爲勞。以爲益與。以能輸之非循環也。而魚腹下。一一配臟腑之各位。欲辨經渭於黃河家流中後世不疑。參以爲金科。條市怪式。臟腑之脈位左爲易。心肝腎。右爲會。肺脾命門。蓋自寸順下而數。案時所得於古冢之碑稽證遺書。則始于左而自寸順下。爲心肝腎脾命門者。以爲男子之脈位。右手之尺。乃命之根。自土相生。土至心於左寸。此子則反之。命根在左寸。脾土位左關。自土相生。至

於右尺。其說則多。於無徵則一也。夫人有病。則營衛有事。息脈失常。是可以驗營衛之調不調。豈有此臟病而見此脈。此脈之理哉。故脈議每瞻瞻于尺寸之上。而罔焉于按診之日。又按素問。上部候之於面。中部候之於手。下部候之於足。則似可以得大綱。至其於乾魚腹下之一條。謂以求其實者。則誣亦甚矣。夫表裏者。身之分。營衛者。生之本。故息脈不偏左和則平焉。爰則病焉。今診脈之道。醫人以我之息參他之脈。然息者天氣之動。脈者地臟之動。不參之於其人之天地而。假甲之天以參乙之地者何耶。至若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五代高陽生竊叔和之名。以立之云。所竊者。猶不足。況其竊者乎。表七而裏八。外表裏而有九道。不知此數自何天得焉。三部六經之系。親案經脈之眞者。豈爰歟哉。肺者病於嘔嗽。心者病於急運。肝脾者病於消化。腎者病於劇喪。本自瞭然而配當生寬之茶荼蔓藤。使人蒙其目。其是悲夫。淳屠氏之術。搆世界於曖昧之中。以驅愚盲。古醫典之道亦然。設人智不可及之論。於幽穆之際。

以數人焉。不然則鍼行。二息六寸。何以徵之。行易行金各二十五度。何以徵之。寸口乎旦終始之會。何以徵之。人身內體變左右。外體齊左右。唯虛里之伏手右見手左。偏如有交觀之鍼。則非其常也。而右之耳目。不如左者。彼其徵。唯左之手足。不如右者。見其徵是人之應南北也。然未足爲左見心肝腎。右見脾肺命門之徵焉。胸腹隔膜。以異于氣質。故腔子之分。不過此二。而三之曰三焦。三焦乃軀殼之謂也。故不主其體。說其氣焉。因以充之六腑。曰元氣之別使也。藤之五。不可配腑之六。故割隻腎。以配三焦。又求三焦之腑。而不得。終爲無形有名。來時舉士徐適見齊鑑群丐相鬬而食之餘。右腎之下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對。有二白鍼。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陳無擇信之。以五三焦有形之說。無擇不親見臟腑。信徐適之妄誕。自後何一陽從師征南。驗賊膜而知無擇之受誣。靈樞發微。圖焦膀。並著左右腎下。可笑。蓋動體外溫而內顯熱矣。今試飲水。其冷徹腹。湯在口不勝熱。忍飲之。過咽則不覺其熱。於是知營衛之溫。不

與外面同也。以此能化生冷硬腥之物。觀此氣於腎
鬱。說三焦。說相火而已。又引其在內者於外也。則六
經分爲十二經。左右併爲二十四經。於是又不詳腎
而詳心。或曰脂之著心者謂之心包絡。或曰膜之纏
心者謂之包絡。是實三焦之偶也。蓋腹內諸皮之包
多。何得獨歸之於心。以客他臟。韓詩外傳則於言三
焦。并咽喉。以充一腑。大勝醫家之說。且內之諸臟皆
繫屬系。系循脊而下。爲說曰。諸臟皆附著脊體。不
稽亦甚矣。至言度量於臟腑。殆兒戲。古人設營衛之

名。猶無所歸著也。苟有知。色澤營衛於天地。運本神
於經脈。則六經八脈之妄。可辯之於掌矣。天配當之
說。果是乎。六氣多火。八方多土。胡目之不青。耳之不
黑。膽汁之不酸。鼻涕之不辛。骨之不黑。爪之不青。目系
之不繫于肝。耳系之不繫于腎。鐵之不辛。土之不甘。
氣質爲物。則物又爲天地。而生化其天地間者。毛髮
爲植。蟲爲動。畫骨爲石。耻膚爲土。虎無歌。羊無發于
脸中。思無憂歡。成于心矣。筋者外維肉。內纏骨。肉者
表爲皮。肉裏爲臟腑。十氣混成。各體有分。而總無徵

之金於肺。配不驗之木於肝。以爲造化之妙用。異矣哉。且五六氣於天配之於人。以爲六經。曰太金。曰少金。曰厥金。曰太易。曰少易。曰易明。太金爲濕土。經屬脾肺。少金爲君火。經屬心腎。厥金爲風木。經屬肝心主。太易爲寒水。經屬膽脫。小陽少易爲相火。經屬三焦膽。易明爲雄火。經屬大腸胃。以條理正之。則水爲金。火爲易。姑以水爲太易。則當以火爲太金。如以火爲少金。則當以水爲少陽。今金易各有太少。而間又置厥金易明。依條理。則何用太少之間。

素問至眞要大論曰。易明者。而易合明也。厥金者。而金交盡也。又而金交盡。故曰幽。而易合明。故曰明。采玉遠萬物造化論曰。易明於太少之間。故爲易明。乃三易相交以爲明。厥金居太少之後。故爲厥金。厥者。極盡之謂也。是雖素問之本義。於易則置之於太少之中。於金則置之於太少之後。於理不通。不及說易者。唯言太少金易凍矣。拯醫家以厥對逆。逆甚也。厥。微也。恐此義迂矣。然以條理剖之。則不用其中者。

本以木爲易。而曰厥金。以金爲金。而曰易明。司天六氣。在泉五行。數不合。則不可配也固矣。而配之。故在泉之行。不得不獨多火矣。於是有君相之火。天地之間。則有火人身豈可有火哉。畢竟影像神本之二氣。而夢中譚夢也。夫徵物於實者。有其說則其書可據。其說亡則後驗之於天地之物。而可復興。是其符本在其書而在物也。是以觀於天地者。不合符於物。合之於書者。不耻也。今如彼經師之說。只可以書傳。不可以驗推。且人之肌膚。亦自有金易。易背也。因亦而

厚。筋骨之分也。金。腹也。因白而薄。氣液之分也。故首身者。腹在前。背在後。手者。腹向內。足者。背向前。故易分自頭至遭背膂臂腕膊蹠。至指甲。金分自面至胸腹腋肘。股髀手足之心。赤白分腹背之色。徵獸胎考之於人。兒之在胎。手合頤下。以跪抱中。今試合兩手於頤下。跪而蹲焉。則肌因之筋盡表見。肌因之腹盡裏隱。萬毛盡產。是肌膚之金易也。

艸木中有蔓。而植之本形。則豎也。禽獸中有人。而動之本形。則橫也。人私己不脫。蓋艸木之生開華

葉而上仰。鳥獸之生。藏葉葉而下俯。古人言前後於龜背者。以有尾。爲前後。於蛇腹背。乎上下也。蛇翅龜毒哉。鳥獸蟲魚皆然。言人爲倮而非倮也。淺毛而豎立焉。獸中之異形。與鼯鼠蝙蝠之倒懸。又正似矣。人以己之豎立。視橫卧爲偏。故意乎上下前後之紀。於是人不惑乎鱉之以左右混乎腹背。林乎我之以前後混乎上下者。惟在慣與不慣也。人已以前後混乎上下。混乃我常也。雖然。不可就鱉正左右之條理。不可就蝙蝠正上下之條理。

則亦不可就人以正前後之條理。故知豎立仰卧。動中之變也。諸動有部。鳥口在全部。耳目在易部。身部全乳在全部。手脚在易部。鳥最前而尾最後也。貓犬鷄鴨人家常有者。試見其面。羽毛自鳥端左右分靡。一齊向後而垂。如魚鱗亦然。只人以爲豎穎。毛自旋毛分靡。以多推尊。上下前後之理甚明。有人猶疑。人異意智之神明。以爲萬物之靈。以物爲本形。以己爲變形。似甚無謂矣。於乎人之所長。乃物之所短。物之所長。乃人之所短。人有聖哲。

物無聖哲。是故人勝。然比之於物。纖鳥穿獸。釣魚於水底。捕鼈於陸淵。茭刈艸木。醯醬蟲介。猶尚不足。利害之所至。不避其類。及兄弟。及父母。及君。繼以無辜百萬。一時亡。不知動物之際。除人之外。亦有若此慘怛暴惡者乎。人閉玉戶。垂繡帳。咥錦茵之上。食山海之珍。美則美也。惟美乎人也。以人有此美。凍餒亦不到矣。故人之有聖哲。乃人之所以不美也。物之禎祥。害之所捕亦小也。是以人之以聖哲誇于造物。使造物有意。必爲捧腹。

故衆有凍餒之患。物之所以美也。

夫經脈者。經脈。蔓及外。經外者筋絡。入至內。是以筋絡之大振。筋自首至四支之末。絡自四支之末至首。

古醫典大振以心肝脾肺腎配天之五行爲五臟。以小腸膽胃大腸膀胱及三焦。合之爲六腑。手足之九指。別金易之六經。爲臟腑之應驗。爲手之三金。從臟走手。三易。從手走頭。足之三易。從頭走足。三金。從足走腹。而以此十二經脈。比彼十二經水。天無九行。自建五行。說其應。輿地之人。皆具此經脈。何坤輿之人。取經脈於薑爾。一方之地。若有眼精徹眞者。豈不

知其鑄偏焉哉。

贅語身生帙上之時